

# 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2-9

2012年3月9日

\*\*\*\*\*

## 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 —— 評鄧英淘的三本書

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

我跟鄧英淘同是戰後嬰兒一代，我稍長幾歲，生長於香港和大陸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，從未碰過面。但是作為炎黃子孫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歷史時空，追求著同樣的富強夢。

於王小強兄的力促之下，我好不容易地趕快看完了鄧英淘《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》、《再造中國，走向未來》、《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》三本書，<sup>1</sup> 他確實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表表者。我為什麼用“表表者”來形容他呢？他的確是我們中間“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”的人物，他毫無疑問的走在我們前頭。

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，鄧英淘在《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》

---

<sup>1</sup> 鄧英淘的三本書，分別由香港大風出版社 2012、2011 和 2010 年出版；詳見：<http://www.hkstrongwind.com/catalog/828ca30e-af93-4d84-99eb-7239ae9bdc0e.aspx>。

已經提出很完整、很有系統的，和以現在很流行的形容詞，很“有中國特色”的可持續發展模式。這本書我以很快的速度就讀完了，因為從今天的角度看，這本書的許多概念是大家不單已經普遍接受，而且更是趨於套話的範疇之中。但是在 20 多年前，這可是石破天驚的創意。因為我生長於香港，以英語作為知識探索的媒介，很早就接觸到當時在西方也算頗為前衛的綠色理念，並且還在 90 年代初投身綠色運動潮流當中，零散地寫過一些有關的文章，和在 20 年的全國政協任期中，作過一些跟他不謀而合的提案等，但我寫不出這一本理念完整、氣魄宏大的書。鄧英淘在這方面的視野是驚人地超前和宏觀的，這次遲來的接觸，也使我由衷地佩服。對於其他關心我國未來發展的道路的人，這 20 多年前的作品依然是一本必讀書。你可以同意他的觀點，也可以不同意，但如果未接觸和思考過這些觀點，根本就是未入門。

鄧英淘於出了《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》這本足可傳世的力作之後，大概足足有十年是處於不大有創造力和生產力的狀態。直至接近香港回歸的 1997 年前後，西部大開發和南水北調等構思的提出，促使鄧英淘把精力聚焦於大西線的南水北調的調研當中。他和王小強、崔鶴鳴等三個於 20 世紀 80 年代少年得志、風華正茂的讀書人，於風光之後一度沉寂，甚至有點迷失，終於找到了從新著力之處，一頭栽了進去。《再造中國，走向未來》可以說是三個已“知天命”的“老漢”於 1998~2010 年的西部各省實地考察報告匯編。到今天，他們多年來鏗而不捨的艱苦而孤獨的調研、學習和思考的努力，暫時唯一的成果似乎就是這份紀錄，“立此存照”，“留諸後人”。依舊是數千年來我國讀書人的胸懷、處境和出路。

這本書貫徹著鄧英淘本來的思路，但主要落實於水利、農業和能源這三方面和之間的有機關係。跟今天已不具爭議性的《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》恰恰相反，鄧英淘等“三老漢”在這三個範疇的觀點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爭議性，以致他們的建議，絕大部分至今始終不為主流決策者所接受，因而不能落實。

在水利方面，南水北調自 20 世紀 90 年代提出之後，東線和中線都已經逐步完成，但是鄧英淘們一開始就聚焦的大西線，則至今還連共識都未有。個中的爭議點，他們都很清楚，並於第 35 篇〈南水北調與西部大開發〉和第 51 篇〈風電對大西線調水的意義〉，<sup>2</sup> 有系統性的闡述和辯護。他們所沒有提到的，是大西線可能引起的國際糾紛。最近我國在雅魯藏布江修水壩，就引起印度的抗議和爭奪了。<sup>3</sup> 但是如何給西部提供大量水源，把我國一半的土地從沙漠變為良田，和解決整個黃河流域的各種問題，是我國下一階段發展所不能不面對的難題，鄧英淘諸位這方面的論述，不但具前瞻性和原創性，而且必將成為重要的參考材料。對此，我也曾提出“東水西調”的方案，這方案被很多人以自創的口吻作論述，我想在這裡重申知識產權。<sup>4</sup>

鄧英淘們在書中一再提到的“大農業”概念，應該不是他們的原創，但我至今還未找到英語對應的說法和名稱；因此，有如“綜合國力”一樣，這起碼是我國知識界少有的產物，和特有的語詞。“大農業”即便在我國專家學者之間，至今還未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定義，於此可見其前沿性。書中的“大農業”概念十分蕪雜，包括從“人畜同糧”轉變為“人畜分糧”；農副產品的全面綜合利用，把它的物質用盡用足，上游的廢物成為下游的原材料，達到零排放的效果；到植物能源、植物化工、植物肥料等等。

因為他們不是技術人才，所以在“大農業”和新能源的論述中，不乏對科技的憧憬，引述了不少新聞報導和具體案例，但不能認真的分辨各種科技聲稱的潛力，和大規模商業化的可行性和時間表，基本上只是一幅美麗的圖畫。

---

<sup>2</sup> 鄧英淘：《再造中國，走向未來》第 433~460、651~664 頁。

<sup>3</sup> 藏木水電站（<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262426.htm>）。王石、甄翔：〈印度要在藏南建水電站抗衡中國雅魯藏布江水電站〉，環球網，2012 年 2 月 1 日（[http://news.ifeng.com/mil/1/detail\\_2012\\_02/01/12224784\\_0.shtml](http://news.ifeng.com/mil/1/detail_2012_02/01/12224784_0.shtml)）。

<sup>4</sup> 劉迺強：〈東水西調〉，《改革內參》2010 年第 9 期。

這便帶到鄧英淘的第三本書：《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》。這本書看來是他於上述考察過程中接觸的案例和新聞材料的總結。對關心這問題的人，這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，看了會很受作者的感染，覺得前途無量，十分興奮。但是單從本書作引的參考材料，便可知道他首先只接觸到中文材料，局限於國內的發展，和翻譯過來的資料，很多方面不處於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；其次這些資料以新聞報導為主，屬於科普級的材料，缺乏深入的瞭解。我很贊同鄧英淘的結論，正如書背頁所言：“新的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則要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，它是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為基礎。”這大概已經是知識界，尤其是未來學的共識，但再進一步的論述，不單本書難以提供權威性的答案，事實上答案還在摸索中。這裡，鄧英淘已經再沒有他30年前的系統前瞻性和創造力，這方面的探索只能留給後來者了。

看完鄧英淘這三本書，心中感觸良多。人的際遇是很無奈的一回事，跟個人的能力、品格等許多時候好像全無關係。尤其是我們左翼的朋友，一般不喜歡幹小打小鬧，修修補補的事情，總希望在政策層面上做功夫，一舉改變這個世界。這樣一來，我們的價值就成了只有零與一的兩種結果，要麼就成就大功業，不然就好像一事無成。我們“登六”的一輩，在我國發展的過程當中，都各有十分不平凡的經歷，不少如鄧英淘般當年滿懷鴻圖壯志的人，到今天都有年華已老、壯志未酬的感覺。鄧英淘等三老漢還可以憑“立言”，指望“留諸後人”，日後或許有一天能發揮翻天覆地的影響。但這還須有像王小強那樣，願意做一些實事、小事，搭建一個把調研努力的成果編輯和出版，能讓秘笈傳世的平臺的人，方能成事。今天醫學和保健的科技發達，“耳順”後的人，許多還可以有上20年的工作精力，趁這比賽下半場最後十分鐘，少作球技表演，多做幾件實在的小事，對準龍門，爭取入球。對自己，對社會，這大概是中策，零入球則明顯是下策。